

坚贞的冰郎花





坚贞的冰郎花

海 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2年·哈尔滨

封面设计：冯 华

插 图：侯国良

责任编辑：王 皎

坚 贞 的 冰 郎 花

海 笑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印张 2 12/18·字数 40,000

1982年5月第1版 198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 800

统一书号：10093·445

定价：0.25 元

目 录

小城过客	1
大海放歌	5
采蕈小记	11
北上漠河看黑水	17
神秘的草原小路	25
“金镶边”上漫步	29
穿越大兴安岭	37
坚贞的冰郎花	45
“地质城”的怀念	51
五大连池三日游	59
奇树之赞	63
松花江上	69
夜访老海沟	75
白头山之行	83
延边一夜	87

小城过客



一辆北京牌越野吉普以缓慢的速度驶进小城，似逛街，似巡礼。

这是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小城的布局成“围”形：东边是煤矿区，南边是机械工业区，北边是文化教育区，西边是居民区。市内街道整齐，马路宽阔；道路两旁，白杨参天；十字街口，行人熙攘。

须发皆白的老工程师，在两个身背地质包的青年人陪同下，竟在这不太繁华的城市、不太复杂的路口“迷路”了。他们时而驱车向东，时而向西，时而折向南行，时而又掉头北上，似乎要穷尽这小城的每一条道路，探索这小城的每一个旮旯。

汽车走完一个来回往复，曾见过大世面，到过北京、上海、天津、南京，也曾游过巴黎、伦敦、纽约、东京的老工程师激动异常，声如洪钟地欢呼起来：“啊，一切都变了，一切都变了！”

二十五年前，这儿一片荒芜，不见人影。茂树恶木、嘉葩毒卉，乱杂而争植；“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当年的老工程师正年富力强，血气方刚，亲自率领一支地质勘探队伍来到这儿，用炮声唤醒了沉睡亿万年的地层，用钻机解放出埋藏地底的矿藏。

他们高举地质锤敲打岩石的地方，已无法觅得。也许已变成今天年产数百万吨煤矿的矿口，也许已变成矿山机械厂的厂基。

他们放过的第一炮、钻过的第一口井，也踪迹

难寻。莫非今天供应城市几十万人口的自来水就是从当年的炮眼里喷涌而出？莫非城西的人工湖、游泳池就是当年一口钻井提供的水源？

他们坐在红柳树下休息，架起行军壶野炊的地方又在何处？那彻夜嗥叫的狼群和潜伏草莽的毒蛇又在哪里？还有那追人叮咬的牛虻、疟蚊又飞向了何方？

老工程师与新同伴们转游多时，虽然没有找到一丝一毫过去勘探时的痕迹；满目所见，不是工厂便是学校，不是商店，就是住户；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工厂烟囱如雨后春笋。可是他笑了，他感到欣慰，感到满足。几十年茹辛含苦，风里来，雨里去，爬山涉水，野餐露宿，皮肤晒得黝黑，须发熬成霜白，又算得了什么！十年“大革命”中受到的残酷折磨，无情打击，也不值得一提了。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他兴趣盎然，弃车登上城郊的青山。在青山之巅，他不仅饱览了这座小城的风光，还看到他的千千万万的同行正在祖国各地紧张地踏勘；又看到了这三十一年来祖国大地上新涌现的许多城市：大庆、冷湖、乌海、攀枝花、石咀山、红柳泉……。

陪同的年轻人小心翼翼地建议道：“总工程师，我们是不是去拜访一下这儿的市委领导同志？”

去报功么？去邀赏么？

老工程师哑然失笑，摇头拒绝。接着，伸出在

野外勘探中受伤的右手，斩钉截铁地一挥，说：“不，我们不去那儿。还是按原定计划，今天赶到地质队去。”声音洪亮，铿锵有力。

司机象猜透老工程师的心思，又一次缓慢地驶车穿过市区，然后，猛踩油门，加速向远方的草原、湖泊、高山驶去。

新兴的小城目送亲切的过客渐渐远去，也热切地盼望有更多新的姐妹城市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迅速诞生。



大 海 放 歌



世界上除浩浩太空，还有什么比苍茫大海更为辽阔、深邃？无风时，湛蓝的海水，似缎如锦，一望无际，与遥远的天边相连。

世界上除雷打电击、地震山崩，还有什么比咆哮的大海更为惊心动魄？暴风突起，波涛汹涌，轰鸣喧响，使天地为之失色。

它，五光十色，光怪陆离，色彩之丰富和多变，组成了人世间罕见的一幅幅奇图妙景。

它，海风呼啸，浪涛轰鸣，音量之大，音域之广，堪称世界之最强音，任何一个热情奔放的作曲家和歌喉嘹亮的歌唱家都创作不出、模拟不象。

它，云谲波诡，变化莫测，神奇万分，奥妙无穷，足使一切最优秀的魔术师甘拜下风，望尘莫及。

啊，大海，我爱你，爱你的浩瀚、雄伟、壮观！

我生长在黄海之滨，从小就喜爱大海。记得少年时代，每年春汛以后，不管家庭经济多么拮据，总能吃到一些黄鱼、马鲛、海蜇、泥螺、蛰蜊、蛤蜊，这些菜肴，味道特别鲜美，一向全是海货。还有一种海蛎螺，长长的、尖尖的，几个铜板就能买一碗，用一枚“太平”铜钱的方孔钱眼，拗断它那尖尖的尾部，然后用嘴轻轻一吸，蛎螺肉就吸入嘴中，比吃糖果还有滋味，一问，又是海货。这使我早早地便对大海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参加革命后，又常在海边行军、作战，面对着澎湃的大海，豪情

满怀，斗志更旺。建国后，每逢出差到海滨城市，仍爱去观望大海，只是兴趣变得“高雅”了些，不再吃海蛎螺而是拣贝壳了。紫贻贝、扇形贝、红螺、玉螺、和杂色蛤子的贝壳，美丽动人，常使我留连海边而忘返。

后来接触了文艺，读了点历史，才知道历史上许多伟大的人物都热爱这永恒的、占地球表面达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海洋，围绕着大海产生过许多动人故事、优美诗篇：鉴真法师六次渡海，传教扶桑；三保太监七下西洋，远至非洲；马克思在一次海滨的疗养中治愈了慢性胃病；恩格斯最后的遗言是將他的骨灰撒入海洋；列宁喜欢听《航海者》之歌；周恩来飘洋过海，留学法、日；庄子的《河伯与海若》，至今脍炙人口；普希金在《致大海》中把海洋称作为“自由的元素”；莱蒙托夫十分欣赏“汹涌着的波涛，呼啸着的海风”；高尔基与他的《海燕》永垂不朽；海明威著作的《老人与海》，举世闻名；牛顿把科学比为海洋，把自己比为在海边拾贝的孩子。苍茫大海的多种性格，使想象力丰富的作家们，时而把它称之为腼腆美丽的妙龄少女，或者愁云惨雾的忧郁少妇；时而又把它称之为才气横溢的愤怒诗人，或者张牙舞爪的狰狞恶魔。总之，我懂得越多，对大海就爱得越深。

谁知十年浩劫中，我竟被剥夺了热爱大海的权利，而被推进另一个无边无际的苦海，隔离审查，

闭门思过，用尽海水也写不完的检查，跳进海里也洗不清自己的“罪恶”。我更加怀念大海了，常在梦中跳出苦海，投入大海的怀抱。

粉碎“四人帮”后，八十年代第一个夏季，我终于有了投入大海怀抱的权利，来到了旅大海边。可是奇怪得很，当我在海边漫步时，却失去了过去到海边常有的欣喜的心情，一股悒郁的情绪突然袭来，原来我的脚下正是甲午海战的旧战场，怎能不由此想到鸦片战争、中法战争、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的入侵？！外敌常常是从海上入侵和打败我国，然后又无一不是强迫我国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一百多年流血牺牲，屈辱的历史，终于由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告结束，六亿人民及几千万海外赤子，莫不期望祖国从此繁荣昌盛，独立强大。然而事与愿违，封建幽灵，徘徊大陆，个人迷信，登峰造极，终致酿成十年浩劫；真理蒙上灰尘，主义受到歪曲，经济濒于崩溃边缘……

极目远眺，一衣带水，海之彼岸是日本，万里太平洋的东岸是美国、加拿大；这些远不如我国历史悠久的国家，都发展迅速，国力雄厚。马克思、恩格斯一百多年前所论断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纪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

呢？”现在，这个“巫师”竟仍支配着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使生产力继续向前发展。而我们伟大的祖国，却在几十年“左”的思潮的干扰下，使本来应该比资本主义具有更大优越性的社会主义受到了破坏、挫折……。

我低头沉思，徘徊海边。咆哮的海浪把泛起的沉渣冲上了长长的沙滩，其中有臭鱼烂虾，有死蟹活龟；这情景，多象我熟悉的另外一个威力无穷的“海”啊。那是一九七六年清明前后，天安门广场、南京雨花台和全国各地的亿万人民觉醒了，咆哮、怒吼，犹如愤怒的大海，一举把泛起的“沉渣”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使伟大的祖国获得第二次新生，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迅速发展奠定胜利的基础。

啊，我们伟大的祖国不止海岸万里、海域辽阔、岛屿无数，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还有资源丰富的浩瀚林海，起伏的山海和埋藏在地下似海洋的宝藏，更有勤劳、勇敢的九亿人海。人口太多，负担过重，这确是一个困难，但既成事实，只能变不利为有利。生活的海洋总是常青的。只要尊重人，重视人，为了人，把人提高到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地位；那么，团结起来为了共同目标而奋斗的九亿人民就能成为九亿只“海燕”，依靠这“人海”的力量，将能移山填海，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丰富、雄厚的物质财富和高尚得多的精神文明。

浩淼的大海平静了，它正在调正步伐，积蓄力量，准备掀起更加汹涌澎湃的浪涛。

伟大的祖国在经过稳妥的调正后，一个新的经济建设的高潮必将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出现。

采
蕈
小
记



我小的时候，最欢喜吃蘑菇了。鲜嫩的蘑菇和雪白的豆腐烧汤，上面飘几根翠绿的葱花，浇几滴蜡黄的麻油，那味道鲜美极了。如果再放进一、二钱肉丝，那简直比鸡汤还美，但当时我不敢存那样的奢望。

我曾问过母亲，为什么蘑菇这么好吃？母亲回答说：“你自己采来的东西总归是好吃的呗！”

这话很有道理。自己做的饭吃得特别香，自己采来的蘑菇当然也特别鲜。我的家乡在江海边上，每年暮春至初秋这段时间内，一场透雨后，几个闰土式的小朋友便会来邀我去芦苇丛采蘑菇。当我拨开沙沙作响的苇叶，蹲下身在芦根旁、绿草中寻到菌肉肥厚、可供食用的蘑菇时，就会不自觉地笑起来，然后迅速地将这类白身子、戴黄帽的蘑菇采下来放进篮子里。运道好，一顿饭的时辰，能拾到满满的一竹篮。有时，也会碰上毒蛇，或者滚下河沟；这虽然令人担心、害怕；但采到蘑菇的欢乐，很快便会将这些可怕的记忆冲淡、磨灭。

后来参加革命，在解放区搞生产自给，记得也曾到苇丛和林中采集过蘑菇；不用说，蘑菇豆腐汤当然仍是最为鲜美的一道菜。

进城三十年，再也没有采过蘑菇了。十年浩劫中，五·七干校倒是办在农村的，可惜那时被隔离审查着，行动无自由；后来下放到生产队，挑河治水，又累得没那份闲情逸趣。在城里，偶尔到市场

也能买到新鲜、肥嫩的蘑菇，但做出来的汤，即使放进五两肉丝也比不上过去的蘑菇汤那样鲜美。对蘑菇罐头，我更不愿去问津了。

今年夏末去东北，有幸到达大兴安岭，又恰逢下过一场透雨，朋友们问我愿不愿上山采拾蘑菇？我求之不得，欣然从命。大兴安岭，松、桦、榆、椴，郁郁葱葱，无边无际，浩瀚如海。我听说有些采茸人，常不知不觉地深入腹地而迷失林中；因此，我们只敢在边缘地区活动。只要去得早，这些地方的蘑菇也很多，草丛中，树根上，比比皆是，品种之多，是平原地区所没有的。我曾在森林城市加格达奇的自由市场上看到一种猴头菌，子实体太象猴头了，且具下垂的肉质长刺，犹如猴毛，新鲜时呈黄色，干后呈浅褐色；听说在林中对称生长，只要在树上找到一个，一定能在它的左边树上或右边树上找到另一个。其味特美，并有抗癌作用。这次，我虽然没能采到这样的珍品，却采到了其他许许多多的蘑菇，有香菇、冬菇，有草菇、松乳菇，还有灵芝，鸡油菌，洋蘑菇及其他一些不知名的蘑菇。这儿的蘑菇又大、又肥、又嫩、又鲜艳；往往拨开草丛，就看到一堆，找到朽木，就发现一批。我高兴得哼哼唱唱，忽然想起两首唐诗，一首是贾岛的《寻隐者不遇》：“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一首是王维的《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影入深林，复照青苔上。”我